古园春秋

豫园位于上海老城厢东北部，北靠福佑路，东临安仁街，西南与豫园商城、上海城隍庙毗邻，是著名的江南古典园林，闻名中外的名胜古迹和游览胜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豫园原是明代的一座私人园林，始建于嘉靖、万历年间，距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园主人潘允端，曾任四川布政使。其父潘恩，字子仁，号笠江，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刑部尚书。潘家是当时上海的望门大族。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长达九里的上海城墙建成，使及东南沿海的倭患逐渐平息，二十余年来生命财物经常受到威胁的上海人民稍得安定，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并开始繁荣。士大夫们纷纷建造园林，怡情养性，弦歌风月。潘恩年迈辞官告老还乡，潘允端为了让父亲安享晚年，从明嘉靖己未年（1559年）起，在潘家住宅世春堂西面的几畦菜田上，聚石凿池，构亭艺竹，建造园林。经过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建成了豫园。“豫”有“平安”、“安泰”之意，取名“豫园”，有“豫悦老亲”的意思。

豫园当时占地七十余亩，由明代造园名家张南阳精心设计，并亲自参与施工。整座园林规模宏伟、景色佳丽。古人称赞豫园“奇秀甲于东南”，“东南名园冠”。

潘允端晚年家道中落。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潘允端去世，潘氏家庭日趋衰微，无力承担园林修缮和管理所需的巨大开支。明朝末年，豫园为张肇林所得。其后至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不使这一名胜湮没，当地的一些富商士绅聚款购下豫园，并花了二十多年时间，重建楼台，增筑山石。因当时城隍庙东已有东园，即今内园，豫园地稍偏西，遂改名为西园。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外国侵略者入侵上海，英国军队强占豫园，大肆蹂躏。 “一望凄然，繁华顿歇……园亭风光如洗，泉石无色”。清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小刀会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在上海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清兵在城内烧杀抢掠，豫园被严重破坏，点春堂、香雪堂、桂花厅、得月楼等建筑都被付之一炬。

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进军上海，满清政府勾结英法侵略军，把城隍庙和豫园作为驻扎外兵场所，在园中掘石填池，造起西式兵房，园景面目全非。清光绪初年（1875年）后，整个园林被上海豆米业、糖业、布业等二十余个工商行业所划分，建为公所。至解放前夕，豫园亭台破旧，假山倾坍，池水干涸，树木枯萎,旧有园景日见湮灭。

1956年起，豫园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历时五年，于1961年9月对外开放。现豫园占地三十余亩，楼阁参差，山石峥嵘，树木苍翠，以清幽秀丽，玲珑剔透见长，具有小中见大的特点，体现出明清两代江南园林建筑的艺术风格。

书画善会

豫园是著名的江南古典园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亦是“海上画派”的发祥之地。

清末的上海，由于其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和繁荣的艺术品市场，吸引了众多的书画家蜂拥而至，在“十里洋场”施展自己的身

手，使原先几乎无“画坛”可言的上海，迅速成为全国画坛的重镇。而豫园因其在上海特有的地理位置、环境氛围和历史文化内涵，更是成为书画家们云集之地。任伯年初到上海即寄寓于豫园的飞丹阁，吴昌硕更是长时期在豫园进行书画创作。其他如高邕、钱慧安、蒲华、胡公寿、杨逸、王震等海上画派的先辈名家，无一不与豫园结下过翰墨姻缘。

清末民初上海的书画家喜好结社，这既是联谊的需要，也是商业的需要，而当时上海重要的书画社团也大多设立于豫园及其周围。如早在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吴家麟即在豫园创办“萍花书画会”，此后又有“飞丹阁书画会”、“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宛米山房书画会”相继在豫园设立。影响最大的则是“豫园书画善会”。“豫园书画善会”成立于宣统元年，即1909年，会址在豫园得月楼，首任会长钱慧安，后由吴昌硕、王一亭等继任。

参加者有海上书画名家高邕、杨逸、程璋、黄山寿、蒲华、沈心海、汪仲山等，几乎网罗了当时上海的主要书画名家。书画善会订立章程，定期集会、鉴赏作品，交流画艺，每年举办展览。同时收

取会费，制订润格，接受订件，润金半归书画作者，半归书画善会存钱庄，每遇有慈善活动，便捐助出来，夏令施药、冬季施米，或赈济水旱灾民，并且长此以往，岁以为常。由于“豫园书画善会”具有慈善性质，把“疏财仗义，济困扶危”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善”字上做足文章。这样，不仅提高了书画会的知名度，也使艺术创作和社会责任联系了起来，书画家关心社会的结果，必定也使社会关心书画家，“豫园书画善会”从创立之年起一直活动到抗日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后又恢复活动了一个时期，前后活动时期约近四十年，先后成员多达二百余人。“豫园书画善会”还有一项重要活动是，由杨逸编辑、高邕审阅，出版了《海上墨林》一书，初印于1920年，以后陆续增补、重印，书中收罗了1928年以前在世的在上海活动过的书画家名单资料，从宋代到当时共约七百多人，为上海绘画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一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历时五年，投放巨资，对豫园进行整治、修复后，豫园重现了昔日秀丽的容貌，沈尹默、吴湖帆、贺天健、潘伯鹰、来楚生、江寒汀、王个簃、唐云、丰子恺、郭绍虞、吴青霞、关良、张大壮、应野平、钱君匋等一批上海著名的书画家多次来到豫园，创作了一幅幅书画精品。

沈尹默对豫园情有独钟，得暇常来豫园的绮藻堂、萃秀堂等处小坐，兴之所至，便挥毫作书，为豫园留下了不少墨宝。现陈列于点春堂中堂两侧的对联“胆量包空廓，心源留粹精”，便是沈尹默当时的作品之一。吴湖帆一年之中要来豫园几次，对豫园的历史和景色十分熟悉，一九六三年他在一次游园后，豪兴勃发，当场填写了一阕一百余字的长词《兰陵王·游豫园》并挥毫洋洋

洒洒地写就一幅四尺中堂。贺天健当时已年逾花甲，但他也为豫园创作了一幅丈二匹的大画《长松大壑图》，据邵洛羊先生回忆，作画时正值初秋暑气未消，闷热难当，当时室内又没有空调，贺老解衣盘礴，挥汗图写，笔墨流转气势酣畅，此情此景，令人难忘。潘伯 鹰先生则以其精致劲挺之点划，端庄凝重之结构和高迈宽绰之体势，一气贯注地完成了八尺见方的楷书巨作《豫园记》，现仍悬挂在豫园最大的厅堂三穗堂正中。一九七九年海墨

画社成立，在豫园绮藻堂雅聚，这天书画名家云集，刘海粟先生也欣然而至，其间他兴致高昂，谈笑风生，泼墨挥毫画了一幅松鹰图后，意犹未尽，又拿起笔写下了“鹰击长空”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为豫园留下了珍贵的墨宝。

朱屺瞻先生在他一百零三岁那年由家人陪伴到豫园，坐在绮藻堂中，面对福禄寿三星石品茗赏景，盘桓终日，并为“豫园书画楼”题额。一九九九年豫园书画善会成立九十周年，豫园开展了有关纪念活动，著名画家戴敦邦闻讯后，数易其稿，精心创作了一幅八尺大画《春榭秋韵图》，再现了海派书画先辈们在豫园雅集的情景。

二OO九年是豫园书画善会成立一百周年，豫园作为海派书画的发祥地和上海书画活动

的一个重要场所，恢复豫园书画善会，并通过书画展览、画家雅集、学术研讨、出版画集等各种纪念形式，隆重纪念豫园书画善会的百年诞辰，以此推动海派书画的日益兴盛发展，与上海的书画家们共同谱写海派书画艺术的新篇章。

昆曲幽兰

万历年间豫园建成，规模宏丽，亭台轩昂，草木森蔚，成为远近闻名的名园。此时正处在南戏（传奇）取代北杂剧，昆山腔和弋阳腔革新的时代，是我国戏曲史发展颇为重要的岁月。兴起于江苏昆山的昆曲最初的曲调相传为元末明初昆山人顾坚草创。嘉靖年间经魏良辅改革，成为水磨般细腻的清唱曲，又内梁辰鱼率先创作专供昆山腔演唱的剧本。万历年间出现大量剧目和演出，以苏州为中心向长江南北流播。

上海松江地区与苏州接壤，经济富庶，文化发达。元末明初时已有《青楼集》作者夏庭芝及张玉莲、翠荷秀、顾山山等北杂剧名家的活动。当嘉靖末年昆腔新声首先传入松江时，一些痴迷北曲的士大夫曾把“不知板腔再学魏良辅唱”的歌讴热潮斥为“风俗之薄”（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但随之松江、青浦、南汇、川沙及上海城区，士大夫雅集清唱渐以昆腔为主，形成有别于吴侬软语的“劲而疏”的地方特色（潘之恒《亘史》）。昆腔独立于诸腔之上被称为“官腔”，演戏也由昆腔、诸腔并存而逐步转为独重昆腔戏。

明万历以前，沪上贵族官僚举行宴会，伴有散乐清唱或戏剧与杂耍合唱，已成常例。万历间除了社会上专业戏班外，大多数封建士大夫家庭也陆续成立起私家梨园戏班——家乐，从苏州赎买小厮进行培训，在书房厅堂表演。

潘允端和嘉靖万历年间不少封建士大夫一样，对当时正在繁荣发展的戏曲，十分雅好。为满足其闲情逸致，交文林中泉下之乐，他不惜投入许多资产蓄养家乐班，进行频繁的演出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热情，为昆剧最初形成阶段的传播和发展，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成为昆剧初创时期，有史料记载的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

上海演出昆剧最早的记载之一是万历六年（1578年）青浦见演《浣纱记》。而豫园主人潘允端留下的《玉华堂日记》，记载了从明万历十四年到廿九年（1586-1601年）这十六年间的日常生活。其中四分之三的篇幅有关戏曲内容，有四百余条，具体而翔实。这对研究昆曲发展和上海地方戏曲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在豫园，潘允端的家班未组成前，逢年过节，多数是唤“呈门梨园”、“松江梨园”、“余姚梨园”等职业戏班上门演出。万历十六年（1588年），潘允梨园戏班组成，即以家班演出为主，且事无巨细，席无大小，乃至闲暇无事一律均需“小厮串戏”，就是死了人，还要唱戏。潘允端的长子死了，白天祭祀，晚上仍然“串戏”；潘妻顾氏死了，刚满三七，便要家班演“杂剧一折”。演出活动主要在乐寿堂（今三穗堂）进行。每年四月十四日潘允端生日前后，豫园内到处是歌舞管弦之声。例如万历十四年（1586年）潘允端做寿时，从四月初七直到四月十八，除家班外，还特请“松江梨园”、“吴门梨园”两戏班一起演出；又如万历十七年（1589年）潘允端六十四寿辰，外任长子回家“设席为寿”、真是“竭水陆之珍，极声容之盛”，“两班戏子各献技”，连演十多天，真是日日宴会，席席歌舞。对此，潘允端在日记上都不得不承认是“过分豪奢”了。《钗钊记》较早演出于上海地区，潘允端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即有“新串”。万历廿三年（1594

年）七月潘允端为贺孙子诞生，于廿四日至廿八日分四天演出全本《南西厢记》。万历廿六年（1598年）潘允端二儿家“小戏子”演出《连环记》。

潘允端不仅自家成立戏班，他的二儿、五儿和住在南门的大兄弟均蓄有“戏子”，四叔家有“女戏”，互相都可借用，而潘允端的家班尤佳，生旦净丑俱全，共二十余演员，可以演出大型的剧目，曾被县令多次借用。当时上海及附近地区豪绅大户秦凤楼、顾亭林、顾青宇、陈明所等家乐也曾到豫园演出。常在潘宅中露面的职业艺人有魏桂、白四、白斗、金奇、吴二、曹成、姚科、汤四官等。

豫园演出的戏曲，大都由“南戏”替代北杂剧，其剧目有《精忠记》、《琵琶记》、《昼锦记》、《西厢记》、《连环记》、《银瓶记》等二十余出。《琵琶记》原为南戏，由元高明创作。用昆山腔演唱后，成为早期昆班基本剧目之一，成为“戏祖”。潘允端曾邀“小梨园”戏班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来豫园演出。戏曲声腔在竞相发展，昆山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地位。潘允端最崇尚清丽婉转的昆山腔，如丙戌五月十三日载：“午后，请（吴）曲石、（王）贞庵、（顾）研山、（徐）南孺、易斋及梅岩弟，移席于家，吴门梨园众皆称美，散一更。”潘允端组织的戏班角色行当、人员组成、演出剧目，也大都是昆山腔。潘家班“串戏小厮”入班考试是“堂试新声”，“新声”即昆山腔。潘家班“串戏小厮”入班考试是“堂试新声”，“新声”即昆山腔。在潘宅中演出昆山腔的职业班社有吴门梨园，本地瞿老梨园、曹成班、杨成班、何一班、三峨班等。《玉华堂日记》的史料证实，昆山腔南戏在上海演出的历史，从明代万历十四年（1586年）就开始了。

潘允端还致力于编排新戏，多次购买南戏剧本，万历十六年五月十九日记载：买回“戏文四十部”，同年十一月初二买“沈南词廿本银三两”。沈即是吴江派领袖沈璟，撰写昆山腔剧本文人。

潘家戏子和乐师，绝大都数购自苏州，演出的第一出戏，就是李开行的《宝剑记》。在豫园戏曲演出中，《玉华堂日记》中曾记道：“女旦班略串戏数出”，明万历年间，在上海出现女子戏班，这说明昆剧的发展已经到了很繁荣的地步。《玉华堂日记》中记述，“串戏小厮”有二十四人，潘允端为他们个个起了艺名，以“呈”字排行，如呈春、呈节、呈艺等等，而且，一度还养着一名叫朱谆化的文人，从事剧本创作，半个月里创作了《昼锦记》等五部传奇。

自昆业音乐家顾坚推出昆山腔算起，昆曲至今已有了五六百年的历史。昆曲在继承前代戏曲艺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流布全国，对现代全国大部分声腔剧种都有过深刻的影响。京剧的各类角色的性格唱法，是在昆剧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越剧的表演也受昆剧很大的影响。此外，川剧、湘剧、婺剧、赣剧等剧种中，至今仍保持着昆剧的部分声腔和曲牌。称昆曲为“百戏之祖”并不言过其实。

敬爱的周恩来酷爱昆曲，称其为曲坛上的幽香扑鼻的“兰花”。

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将传字辈艺人集中在上海，开办了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出训练班，直到《十五贯》轰动全国，“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故事流传至今。

1991年3月，作为上海业余演唱活动主要组织的上海昆曲研习社，首次在豫园古戏台举行茶座清唱，每周一次，时达2年，这不仅丰富了游园内容，而且使久别的昆曲又回到豫园老家。

4月6日，文化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昆剧研究会、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广播电视局、上海市新闻出版社、上海京剧院、上海昆剧团等20多个单位联合举行俞振飞舞台生活70周年暨90寿辰祝贺活动。鉴于豫园作为昆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场所，组委会将豫园古戏台和上海艺术剧场一起作为主会场，热闹非凡盛极一时。

有“昆剧泰斗”之称的昆剧表演艺术家俞振飞先生为豫园古戏台题写的对联墨宝“天增岁月人增寿，云想衣裳花想容”句是豫园这座具有“园曲同源”渊源的江南名园的锦上添花之举。

经过昆剧艺人们的努力，昆剧终于从一个偏隅于吴中地区民间的声腔衍变为全国的大剧种，浸透了历代艺人与文人的心血，最后形成婉丽妩媚、徐缓柔和、疏丽悠远的唱曲特点及载歌载舞，唱做结合，程式严密的表演体系，成为“尽美矣、尽善矣”的高雅艺术。2001年5月18日，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并且名列公布名单的19个项目榜首。

由兴趣、家乐而肇始于中国百戏之祖的开端进而又臻至世界艺术之林的瑰宝，潘允端的《玉华堂日记》被史志称之为“观剧日记”的书有意无意间记载了昆曲漫长发展进程中的最具意义的重要篇章，而这幽扬的音节，美丽的辞藻的佳音就发生在有“江南名园”之称的豫园。著名的古建筑、古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曾在“园林美与昆曲美”为题文章中就精辟地指出：“我国园林，从明、清后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尤其自明中叶后，昆曲盛行于江南，园与曲起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但名与园林有关，而曲境与园林更互相依存，有时几乎就是园境，而园境又同曲境。文学艺术的意境与园林是一致的，所谓不同形式表现而已”。又进而指出：“中国园林，以‘雅’为主，‘典雅’、‘雅趣’、‘雅淡’、‘雅健’等等，莫不突出此‘雅’。而昆曲之高者，所谓必具书卷气，其本质一也，……。中国园林，有高低起伏，有藏有隐，有动观、静观，有节奏，宜细赏，人游其间的那种悠闲情绪，是一首诗，一幅画，……宜坐、宜行、宜看、宜想。而昆曲呢？亦正为此，一唱三叹，曲终而味未尽，……而是十分婉转的节奏。”

吟咏着典雅的昆曲，徜徉在如画的园林，您是否领悟到此刻享受到的是无上的神品。

姐妹园林

在与中国上海远隔重洋的南半球，有一座已与上海结缘的“友好城市”，它就是新西兰南岛第二大城市—达尼丁。而在这座被喻为“苏格兰以外最像苏格兰”的达尼丁市内，却坐落着一座“拥有南半球最纯正血统”的中国江南古典园林—兰园。

兰园虽然占地面积不大，但却较为完整的体现出中国江南园林“小中见大、曲折幽深”的造园手法，漫步其中，能真切地感受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园林意境氛围。

建设这座中国园林的想法始于达尼丁建市一百五十周年庆时。为了感谢达尼丁对早期中国移民的接纳和支持，当地的中国移民后代希望能在达尼丁市建造一座中国花园，以此纪念在淘金热中来到达尼丁市和奥塔哥大区的中国移民奋斗史，并提醒华裔后代与中国的紧密联系。然而，尽管有建造中国园林的想法，但这些出生在新西兰的华人后裔，却已经搞不清楚真正的中国园林应该是什么样子。

1994年，达尼丁与上海结为“友好城市”。2007年，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牵线搭桥下，由上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为达尼丁市设计并开始建造这座中国园林—“兰园”。2008年9月，兰园正式落成，它也成为南半球唯一拥有纯正血统的中国园林，时任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和上海市人大主任刘云耕共同为兰园正式对外开放揭幕。“兰”字有着两层含义：既表明了它来自于“新西兰”，同时也代表了上海市花“白玉兰”，兰园凝结着上海与达尼丁两市人民的深情厚谊。

兰园里的太湖石、鹅卵石、建筑木构件等都来自中国。园中堆砌假山所用的太湖石总重达970吨，用了整整45个集装箱，才从安徽牛头山远涉重洋运抵达尼丁。兰园内的所有建筑均采用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榫卯结构和技术建造而成。为了达到纯正的效果，“兰园”的建设分成两个部分：园林地基以上部分，全部先在国内整体建造完成，然后逐栋分拆运送至达尼丁，再由国内古建技师花费一年的时间，现场逐栋榫合拼装而成；地基及其他后勤保障等工作则由当地人负责完成。

在经过一年的独立开放运行后，达尼丁市政府和兰园管理团队均感到对中国园林的管理维护缺少相关经验，急需技术指导和交流。在上海市政府的牵线介绍下，兰园于2010年3月与上海豫园签订合作协议，结为“姐妹园林”，便于两园间开展经验分享和技术交流。自此，具有四百多年历史传承和五十余年开放管理经验的豫园与兰园之间，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友好往来，并逐渐成为对外友好交流的成功范例之一。

兰园在建园开放初期，对中式园林内的植物配置、园艺绿化、室内布局、陈列装饰等方面较为缺乏经验，豫园根据双方签订的“姐妹园林”合作交流协议约定，积极向兰园提供技术支持和经验分享，先后组织多批次的古建维修、园艺绿化、文物保护等专业技术人员，赴达尼丁实地帮助兰园方面开展相关技术领域的补缺补漏，如：园内植物品种配置及栽种建议、中小型盆景制作和修剪栽培技术讲座、中国园林植物塑形修剪技术指导、中国园林室内家具文玩放置规制、中国园林建筑保养及修补技术等专项帮扶。通过豫园专业技术人员现场的言传身教和“传帮带”，无论是兰园的开放运行部门员工，或是兰园专职园艺师，又或是达尼丁市民中的“中国园林”爱好者，都感到获益匪浅，真正提升了对中国园林文化的了解和相关技能的掌握。

2010年3月，豫园与兰园在兰园流霞厅，正式签订“姐妹园林”合作交流协议，时任上海市政协主席冯国勤和达尼丁市长陈永豪共同见证了这一难忘的时刻，此后在豫园的大力支持下，兰园的各项工作开展得到很大的提高，开放运行工作“渐入佳境”，兰园在达尼丁乃至新西兰的名气也逐步得到提升。2013年4月，在上海市外办的支持下，豫园和兰园紧密合作，在豫园内的古戏台区域，成功举办了《我们的启蒙之路—新西兰达尼丁市兰园五周岁图片展》。就像达尼丁市长戴夫·卡尔在开幕式上致辞所言，此次展览既向中外游客介绍展示了达尼丁兰园的美丽风貌，也是兰园这个“小妹妹”感谢豫园这位“大姐姐”历年来对她无私帮助所取得的成果汇报展。当年9月，豫园也组团远赴达尼丁兰园，成功举办了《豫园揽胜图片展》，受到了达尼丁市民的热烈欢迎，在当地掀起了一股“中国园林文化风”，也再次为兰园提供了“扬名立万”的契机。

2014年，随着豫园与兰园之间的人员交流往来日益频繁，双方友谊愈来愈深厚，两座园林分属的上海市政府以及黄浦区政府和达尼丁市政府之间的互动也愈加频繁。当年9月，黄浦区政府作为上海市的中心城区，赴达尼丁开展城区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在达尼丁市中心商业区，举办了《黄浦区风貌图片展》。10月，达尼丁市政府也在豫园古戏台区域，举办了《达尼丁风貌图片展》。两次展览均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对促进两地的文化、旅游、商业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2017年5月，在上海市政府、黄浦区政府和达尼丁市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一切皆有可能”—新西兰达尼丁市当代艺术展》在豫园听涛阁展厅拉开帷幕，一个月的展期中，观者如云，反响强烈，展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2010年3月，豫园与兰园正式签订“姐妹园林”合作交流协议至今，时光已经静静流淌过七载。每每回首，在豫园与兰园携手共进的历程中，无数的人和事，都还历历在目。

陈永豪，达尼丁市前华裔市长。正是在陈市长的任期内，兰园得以签约、设计、施工、落成。时至今日，陈先生虽年事已高，但凡听闻有豫园代表团造访兰园，先生必然坚持与我们见面，互致问候，畅叙别情，令我辈不胜唏嘘，仰慕于心。

戴夫·卡尔，达尼丁市现任市长。卡尔市长就任至今，先后到访豫园六次，与豫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期间，在卡尔市长的积极推动下，兰园、达尼丁市以及达尼丁的艺术家们先后在豫园举办了宣传推介活动和当代艺术展览，两地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日益频繁。

黄君权，达尼丁市“中国花园基金会”主席。黄先生堪称达尼丁华人移民后代的楷模之一，他从2007年第一次访问豫园至今，已经先后来访十余次，与豫园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在豫园和兰园的所有互访活动中，都有着他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他为兰园开放运营付出的心血以及增进“姐妹园林”间的友谊作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尊重。

黄君权先生出生在达尼丁，英语是他的母语，平时在家只能用广东话交流，但随着豫园与兰园的交往日益增多，他也开始努力学习中文和普通话发音。在近几次的交往中，我们常常能“惊艳”地听到他用“洋泾浜”发音，说出“lao peng you”（老朋友）、“fei chang hao”（非常好）、“mei wen ti”（没问题）、“he zuo yu kuai”（合作愉快）、“yi dian dian”（一点点）、“gan bei”（干杯）等常用词组。兰园的员工还悄悄向我们透露，黄先生购买了文房四宝和字帖，正在认真练习中国书法，还经常在自己的书房里磕磕绊绊地学习吟诵《唐诗三百首》里的传世佳句，希望在将来，给我们意外的惊喜！

随着“姐妹园林”友好往来的日益增多，豫园在达尼丁和兰园的朋友们越来越多，玛戈、詹尼弗、金、王莉、杜铭、乌特、凯特......虽然这些朋友们此时身处万里之外的达尼丁，但每当想起他们，却感觉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日常工作的好搭档、好同事，因为他们与我们拥有同样的职业身份——中国园林的开放运营管理者。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豫园和兰园同为中华文明的载体，在各自的城市发挥着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我们相信，只要通过彼此间紧密的联系合作，继续共享经验和技术，必将使“中国园林”这一中华文明的瑰宝，散发出更加绚烂夺目的光彩。

行文至此，虽将收笔，耳边仍萦绕着陈永豪先生每每在欢聚离别时，紧攥着我们的手，用低沉浑厚的音调，引领大家共同吟唱的苏格兰名曲《友谊地久天长》......